

「美」弗朗西斯·梅斯 著

韩阳 译

阿孙塔与 美丽晚餐

frances
mayes

women
in sunlight

women
in sunlight



阿
孙
塔
与
美
丽
晚
餐

「美」
弗朗西斯·梅斯

韩阳
译

frances
maye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孙塔与美丽晚餐 / (美) 弗朗西斯·梅斯著; 韩阳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12
书名原文: Women in Sunlight

ISBN 978-7-5699-2814-3

I. ①阿… II. ①弗…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710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4410

Frances Mayes

Women in Sunlight

阿孙塔与美丽晚餐

ASUNTA YU MEILI WANCAN

作者 | [美] 弗朗西斯·梅斯

译者 | 韩 阳

出版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韩 笑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韩 笑

营销编辑 | 陈 煜 呼秀雯

封面设计 | 不吃藕工作室

封面绘图 | 吴黛君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电话: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15.25

字 数 | 34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814-3

定 价 |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雷娜·威廉斯

抬头挺胸，暂时抛开理智。

——谢默斯·希尼《碎石小路》

目 录

第一部

- 她们的到来 003
风魔一时的沙拉 013
偶然之间 017

第二部

- 方向 023
柔软的羽绒被 039
放逐 045
责任在梦中开始 051
缪斯 060
沙堡 066

第三部

- 游客因何而来 085
白色的紫藤 090
圣罗科 102
A Domani: 明天见 110
绝妙好词: Cena 122
一周而已 128

X染色体，两条？	142
丰收：La Raccolta	149
绿	158
意想不到的花园	162
愈发透明	166
发现的脚步	174
你想说的一切	177
白纸	180
北上威尼斯	185
黄色小摩托车	202
洗劫	226
扣钩和链条	235

第四部

什么更珍贵？	241
苏珊的世界	245
神圣的日子	257
七英里的谈话	267
凌乱	271
纸门	276
烛光之中	281
朋友们	284

第五部

联系	295
打桥上走过	299
杏树，第一朵花	306
Lo Studiolo：工作室	318
佛罗伦萨：春日之城	327
未寄出的信？	332

偶然听到	338
惊世之作	343
Per Sfizo: 消遣	349
三角梅、葡萄、仙人球	353
接二连三的变化	361
探戈	367
及时行乐	375
珍珠	378
纸门打开	385

第六部

足月	395
触手可及	399
某人, 某地	409
光的抛物线	421
开满幸福之花的花园	424
意大利时间	429
假设	437
放手一搏	446
我要说的话	460
第一夜	466

致谢	469
----	-----

第一部

她们的到来

偶然之下，我见证了三位美国女人的到来。那几个小时，我一直在花园读书，随手写下几行笔记，或在书页空白处点几个黑点，一来可以标记值得回味的句子，二来也可以保持书页整洁。这段时间，太阳落山早，晚餐呼唤我的时间也跟着提前。大约下午四点半，我就已经在惦记冰箱里的小牛排了，还想着再把园子里的甜菜切一部分。甜菜就着葡萄干、大蒜和橘子皮，还有百里香和欧芹配着科林在夏末时节挖出来的小土豆。傍晚时分，空气中添了几丝凉意，我合上书，走进房间，推上运木小车，准备去棚子里取些橄榄树枝，等会儿放在壁炉里烧。

又过了一天。我一直拖着，不知道关于玛格丽特的书该如何下笔。她是我的好朋友，难以取悦，严谨认真。我之前一直很佩服她的文笔。啊，现在也佩服。可这项任务就像是要划着发霉的火柴一样——我反复读书，却从未动笔。光她的那本《通往德拉戈宫殿的楼梯》，我已经反复读了十几遍。

一本书就像一扇传送门。我写过的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封印在某个婴武密室中（有婴武这个词吗？难道是想模仿鹦鹉螺？），之后才会走进另一片能够栖身的天地。通常，都是别人选择我。那些

转瞬即逝的画面竞相出现，我高兴地跟在后面，有时刚刚走出视线，有时就像 U 型弯一样转回来，最后像心跳空了一拍一样结束了。“右行左行交互式”这个词不就是用来形容牛耕式转行书写法的吗？

有时，我写下的文字会燃烧起来，仿佛坏男孩们在空地上点了一把野火。那就是我心花怒放、下笔如有神的时刻。然而，这一次，是我自己选择了朋友作为写作对象，感觉就像回到大学，啃下一篇有关 T. 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研究论文一样。这本书我读得很有趣，但同时也因自己技不如人而深感羞愧。

我很容易走神。从那边数第三个小果园里，还有几个已经皱缩的苹果，泛着金色挂在枝头，如神话中美惠三女神那样显眼，引诱我做格雷派饼。菲兹柔顺的毛发有几处黏在了一起，需要梳一梳。还说呢，我自己的头发早就乱得不成样子。现在，每棵橡树下都有牛肝菌冒出来，我很想用它和香肠做些波伦塔¹，请朋友们品尝。看，我的万千思绪已飘向了四面八方。

毕竟，在责任感的驱使下，人总容易神思恍惚。

我从木堆里捡了些枯树枝，往下看着北边的橄榄树梯田时，正好看到本地司机詹尼一把急转弯，开进了对面马尔皮迪家的车道，白色的小货车压在已经干了的庄稼茬上。马尔皮迪的意大利语是“Malpiedi”，就是“腿脚不好”的意思。我一直都很喜欢意大利人名。之前，我家在科勒尔盖布尔斯，我和朋友们总会在旁边的空地上玩儿“狂野印第安”的游戏，我们会给自己起名，比如“流浪的熊”“鹿之心”“笔直的箭”等。意大利人名总会让我想起那段时

1 一种意大利式的玉米粥。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者注。

光。当时，有个朋友给自己起的名字是“冲水马桶”，但还有很多名字可以选，像 Bucaletto 即“床上的洞”、Zappini 即“小锄头”、Tagliaferro 即“切割铁器的人或陌生人”、Taglialagamba 即“砍断腿”、Cipollini 即“小洋葱”、Tagliasopra 即“切土面”和 Bellocchio 即“美丽的眼睛”等——想想，这些名字真是充满了生活情趣。

来意大利的前几年，我对每个音节都非常着迷，恨不得都认识一下。要是酒店里有电话簿，我晚上就会挨个读出那些名字，遇到 Caminomerde（烟囱灰）——对了，这儿还有个故事呢——或者 Pellepiccolo（小皮肤）、Pippisecca（干燥管或男性生殖器）、Pescecane（巨头鲸）之类的名字就会非常开心。还有那个庄严的 Botticelli 是什么意思来着？对了，是“小酒桶”。

“腿脚不好”的那个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参加了他妻子路易莎的葬礼。路易莎最后一次过生日的蛋糕装饰得特别夸张——人物就像那不勒斯博物馆壁画中庞贝人宴饮上的一样，男性生殖器大到难以直视，最后是放在托盘里拿过来的。当时，路易莎和朋友们正在餐厅庆祝，从她们的餐桌旁走过时，那些人正对着蛋糕大笑，我瞄了一眼那个亮粉色和翠绿色的蛋糕，着实吓了一跳。后来，我每次看到瘦削、驼背、长着一双兔眼的蒂托——路易莎的丈夫，都会觉得非常尴尬。最后害死路易莎的不是憩室炎，是急性疝气，我真心觉得那是她吃了太多蛋糕的缘故。不久，蒂托也随路易莎去了。蒂托是因为吃了猪身上的硬毛，窒息之后也没人在身旁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我尽力不去想他浑浊的眼睛突出眼眶的情境。格拉齐亚是他们的女儿，大笑时总会喷鼻子，粗声粗气的。她粉刷了房间，买了一个洗碗机，去跟镇上身体不太好的阿姨一起住之前，就挂出了租房广告。（后来我才知道，房子租一年之后就可以买下来。）格

拉齐亚不会再回这座冬夏皆凉的大石头房子里了。他们是我的邻居，我很想他们。我也想念格拉齐亚练习小提琴、路易莎弹钢琴、蒂托吹萨克斯的年月。那几个小时，刺耳的音符会飘满整座山。我们并排生活在同一面山坡上，做了十二年的邻居，可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那座房子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晚上屈拉蒙塔那风从阿尔卑斯山吹过来时，厨房百叶窗沙沙的声响。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的房子——很大，方方正正的，扎扎实实地待在梯田长长的平坡上，大门上挂着狮身人面的门环。当年意大利洗劫埃及的时候，这种装饰非常流行。大门上面的扇形窗铁圈呈大写的S形，非常时髦，我猜三百年前建造这座房子的人，名字的首字母就是S吧。拨开茉莉的藤蔓，你会看到“VIRET IN AETERNUM”这行字，意为“永远盛开”。这格言中蕴含的寓意真美好啊。这座房子叫“阿孙塔之屋”，大概是因为房子是在八月节圣母升天时建成的。房子有两层，每层各有六间正方形的屋子。浴室是后来才加的，不过也还行。

李子树上挂满果实的时候，我会给蒂托和路易莎送一篮子过去。他们家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光线会照出来，映在打了蜡的砖上。我看到客厅的尽头带有窗格的大窗户上满是舒展着的菩提树叶。冬天，树叶落尽，就只能看到光秃秃的黑色树枝，像用木炭笔匆匆画就的素描一样。

我看到詹尼的小货车穿行在橄榄树丛中，时隐时现。银白色的树干，能瞥见几处白色，树皮快要剥落的地方，反射着白色的光。他沿着崎岖的车道往前走，最后停在房子旁边长满杂草的停车场。之前，路易莎经常把蓝色的意大利敞篷汽车留在那里，任凭雨水落

在车身上。我经常想把那种场景写进诗里，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三个女人下了车，她们拎着随身包，背着鼓鼓的背包，还带着手提包，所以真的算不上多优雅。詹尼从车里拽出来四个超大的行李箱，好不容易才拖到门口。我听不清那三个女人在说什么，不过好像一直在笑，在叫。我猜她们是要在这里度过秋天。有的旅行者会刻意避开炎热的夏天，反而喜欢到这里享受更宁静的秋日时光。我只希望她们不要太吵就好，毕竟山上总会有回音。要是她们的丈夫来了，大家一起喝酒吃晚餐，那肯定会乱死的。她们究竟是谁？我看得出来，这三个人都已经不年轻了。

我自己来到这里的情境，天啊——那是十二年前了，可仍旧鲜活如昨日。我下了车，抬头看着无人居住的石头农舍，想着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就是这里了。我就要在这里编织未来。

她们也会这么想吗？玛格丽特——我久不联系的朋友，我新书的女主人公——比我早很久就来到这里，就算是她，站在这栋大房子（的确很大）脚下金色石屋的面前，也不知道未来的模样。不过，她一眼就发现，地下室有一头很肥的猪，一直在尖叫，是前主人（也就是她口中的农民）留给她的礼物。

玛格丽特和我不一样，她是真的四海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毫不留恋。她会穿着绣花的室内拖鞋和威尼斯带黑色烫花的紫色外套，和这些刚来的人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些人穿着蓬松的洋红色、橙色、橘红色棉服，脚上还踩着靴子。

那个穿着洋红色棉服的人从车后门拿出来一个运狗箱。她蹲下来，打开箱子，一只浅棕色的小狗从里面跑出来。小狗一直围着她们几个人跑啊跳啊，高兴地脚不点地。她们带着小狗一起来，所以

我由此猜测，这几个人肯定不是只待几天而已。

我捡着木柴，渐渐陷入沉思。那些人仿佛离我很远，动作手势也渐渐模糊，像是静止的画面。又好似中世纪祈祷书某张末日审判的插图：天空灰蒙蒙的，坚固的房屋捕捉到黄昏的阳光，石头泛着光，阳光像是照在蜗牛爬过的痕迹上。窗户上斑驳的玻璃，像镜子一样反射着阳光。我和阿孙塔之屋中间，柏树顾长的身影勾勒出乡村的道路。朦胧的面纱背后（暮色渐渐淡去，熟悉的清晰感随之而来），女人们慢慢走向大门，詹尼摸索出之前常用橘色丝带挂在门后的铁质钥匙。我知道，很快，她们就会闻到屋子里旧书的气味。她们会走进去，看看客厅的窗户，看看窗外金色的菩提树叶，或许还会停下脚步，深呼吸一次。啊，我们来到这里了。可为什么泪水会迷蒙了我的双眼？

路易莎啊，你一直没机会点掉下巴上那颗恼人的痣，甚至痣上面那根粗粗的毛也没被拔下来——我之前总有奇怪的冲动，想去碰一碰。现在说这个太晚了。你已经离去，蒂托也撒手人寰，他不知大小的阳具还有他温柔的微笑都已是昨日的光景。现在，几乎也要完全消失在人们脑海的还有这样一番景象：多年以来，在那个又大又旧的厨房里，人们拉把椅子坐在壁炉边，倒上一小瓶圣酒，高谈阔论战争时期的故事，据说，很多当地人都是光着脚从俄罗斯走回来的。想法与众不同的格拉齐亚应该会清理一下院子吧。一切都已消逝不见。就如我十几岁时舍不得放下的《飘》一样，随风飘散了。（玛格丽特也已随风而去。）这个玛格丽特啊，真是笔法犀利，双眼炯炯有神。我之前曾研究过她干净利落的散文风格。我喜欢用“和”这个字，是因为于我而言，万物皆有联系。可她却从未用过这个字，因为于她而言，万物皆无关联。在写作上，本

心根本无处可藏。

时光一年一年流逝，玛格丽特的作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连《阳光下的蓝色花朵》也是，要知道，这本书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还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我的大多数作家朋友都没听说过玛格丽特，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点燃大家对这几部作品的兴趣。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可以保住她的作品在圣经正典中的地位——如果圣经正典真的存在的话。

到达，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我还记得自己刚到这里的样子。签好最后一份文件后，地产经纪人派斯卡恩（没错，Pesceccane 就是“巨头鲸”的意思）就把黑色的铁质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上，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屋子，数了数有多少个房间：十一个，大部分都很小。下层有四个，曾经是用来养动物的，当时仍有光滑的大石块地板以及一层尿酸造成的白色霉菌。楼上的天花板很高，因为之前那里曾有个贮藏谷物和栗子的阁楼（不过很久之前就已经塌了）。厨房和餐厅的空间又窄又长。啊，我忘了说那边还有个湿乎乎的吧台。我记得门臼咯吱咯吱的响声，拉开百叶窗，外面的景色一下映入眼帘，整个人就像沐浴在上天的恩赐之中。绿叶之泉（Casa Fonte delle Foglie）。可能这就是我爱上这里的原因吧，这是个多么有诗意的名字啊。而且，这个名字还很灵动，橄榄树、菩提树、冬青树和松树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绕着山坡长了一圈。我之前只来过一次，所以真的没想起来二楼还有两台壁炉，也不记得厨房那个歪着的大梁。食品储藏室里没有发现老鼠出没的痕迹。这房子一开始就像是为我准备的。于是，我马上就卷起袖管，开始整理了。